

麦子黄了

张新文

那时,在农村,如果把一年的时间画成一个圆的话,收割麦子这个节点,既是起点,也是终点。那时,这个看似简单的圆,却很难画圆,残缺的部分是饥饿和泪水。

麦子在阳光的照耀下,在夏风的抚慰下,开始一天天地走向金黄,挤挤挨挨的麦子,掀起了金色的麦浪……这就意味着瘪着的肚皮,开始有饭吃了。那时,娘负责我们一家的温饱,娘在,我们就不会饿着。年少时,看到田里成熟的麦子,就像看到了娘端着一笼蒸熟的大白馒头。

烈日炎炎,我常会冲着麦子喊:“娘——娘——”声音在热浪里传得很远,那些挥着镰刀,忙着收割麦子的叔叔、大爷,听到我的喊声,会直起腰来,用肩头的湿毛巾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,一边回头冲我开心地笑着,古铜色的脸上荡漾着开心和满足。

读小学的时候,我干得最多的活儿就是割麦子。一眼看不到边的麦子,我们干得很起劲,即使手磨出了水泡,咬咬牙,也都挺了过来。为了解渴,队长从村里挑来了井水,那时,可没有冰镇的雪碧和可乐!如果离家太远,就在大沟边临时掏个“井”,用麦管轻轻地吸水,一股清流入喉,是那么甘甜。

宋代罗大经在《山静日长》里说“既归竹窗下,则山妻稚子,作笋蕈,



资料片

供麦饭,欣然一饱。”麦饭,除了古人吃过,恐怕现代很少有人吃过。

麦饭虽没吃过,但麦仁我是吃过的。青黄不接的时候,娘跑了好多人家,也借不到粮食,连红薯、南瓜也没有。望着自留地里灌满浆的即将成熟的麦子,娘的泪水簌簌落下。“孩子他爸,割了吧……”爹的手,一次次地抚摸着麦穗,就像摸着自己孩子,是那么地不舍,那么地无奈……那一刻,我知道麦子就是亲人。

割回家的麦穗,娘和爹一个一个个地揉搓,把麦粒放在粗瓷大黑碗里。此时的麦粒呈豆青色,指甲按下去,还有白色的浆儿流出来,像乳,也像泪……

娘把麦粒放到锅里炒熟,晾凉后在石磨上磨。正常情况下,成熟的麦粒磨出来是白白的面粉,而此时磨出来是丝丝缕缕的青粉,带着清香味。我们把磨过的麦仁用小勺子舀到碗里,用开水冲,筷子搅拌一下就吃。那顿饭,我吃得 very 香,至今看到麦子,那种清香就好像在口腔里弥漫开来。

“咕咕……”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,布谷鸟一叫,麦子就要黄了,我的心里便有了莫名的兴奋感,站在田埂上,对着麦子,我依然喊出了一声“娘”!

泪,怎么比喊声还早一步出来了呢……

市老干部联谊会开展系列活动

本报讯(记者 霍钢杰)近日,我市老干部联谊会组织离退休老党员,举行“喜迎二十大 一起向未来”系列活动暨“迎七一 学党史”交流座谈会。10余名退休老党员分别结合自身情况,交流了为沧州发展出谋划策及参加各类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的体会。

老党员们纷纷表示,他们将以热爱沧州、服务社会为目标,发挥自身优势,主动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,做好推介宣传工作。

市老干部联谊会要求会员根据个人特长与工作优势,多提出对家乡改革发展的意见、建议,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,多联系一些对沧州经济建设有促进作用的优秀项目,情系沧州,回报沧州。此外,他们还将积极开展涉老服务与文化活动,组织志愿者深入农村、社区、学校等基层单位,送温暖,献爱心,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旧蒲扇

李燕翔

夏夜里,独坐在都市的阳台上乘凉,月光透过玻璃窗,洒落在一把陈旧的大蒲扇上。它是奶奶的遗物,我一直视为珍宝。

记忆中,童年时代的夏夜特别闷热。晚饭后,奶奶拉着我来打麦场上纳凉。她对着天空那轮皎洁的明月,手执一把大蒲扇缓缓地摇动,哼着轻柔的歌谣。我鸚鵡学舌般地轻声学唱,不知名的草虫在四周杂乱地鸣叫,叫声此起彼伏,月光温柔似水。

大人们找一块干燥、平整的地方,或坐或躺,不紧不慢地摇动蒲扇,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家常。小伙伴们聚在一起,要么撒着欢儿追逐那小小的萤火虫,要么就围着那个伤痕累累的石碾排队转圈。转得时间长了,小男孩趁势甩掉鞋子就地打滚,小女孩像喝醉了酒似的东倒西歪。

那把大蒲扇用久了,破损得厉害,父亲要扔掉再买把新的,奶奶却舍不得花钱。为了延长大蒲扇的使用寿命,奶奶用红、蓝布条细细地给它镶了一个花边。多少个闷热的夏夜里,月光将打麦场边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刻印在地面上,树枝上难眠的知了断断续续地鸣叫。奶奶搂着我,有节奏地摇动着那把蒲扇。伴着她那喃喃细语和轻柔哼唱,我进入甜美的梦乡。那把大蒲扇,凝结着奶奶对我深沉的爱,伴我度过了艰辛又快乐的童年。

当年,奶奶摇动的那把大蒲扇,我一直珍藏着。把我当成心头肉的奶奶,多年前已驾鹤西游。夏夜里,奶奶带着我在打麦场里轻摇蒲扇的美好时光,早已在我心里绘就了一道永恒的风景,一幅永不褪色的油画。

“自救”

余平

几个月前,父亲在路边看人家下棋,让小偷偷钻了空子,刚领来的一个季度的退休金被偷走了。母亲狠狠数落了父亲一顿,且决定停止发放父亲每月的烟钱、酒钱,也不让父亲出去钓鱼了。父亲这辈子的爱好就是吸点香烟、钓钓鱼,母亲的“断供”让他难爱极了。父亲恼了,说求人不如求己,他要打破“经济封锁”,展开“自救”。

正好我们小区的自行车停车棚要招一个管理员,父亲就去应聘了。一个月虽只有1200元工资,还不够父亲每月出去钓鱼的开销,但父亲还是乐呵呵地上班了。

过了几天,父亲找我要钱,买了一个电动打气筒放在车棚里面。给打气筒接上电源,就可以自动打气,省力省时。给人打一次气,父亲收一元钱。人们从车棚推出自行车,发现没气时,总是用父亲的电动打气筒打气。那天,我在上班高峰期去看父亲,打气的人还不少。父亲得意地说:“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这里打气呢,一个月赚300块钱没问题。”

过了不久,父亲用打气赚的钱买了一台豆浆机,在车棚里做起了豆浆生意。每天早上,从豆浆机里出来的热腾腾的豆浆最受上班族的欢迎。父亲卖的豆浆新鲜、不掺假,还比早餐店里的便宜。他粗略地算了一下,卖豆浆平均一天可以赚20元,天气越来越热,可以增加冷饮生意,一个月还能赚得更多。

父亲用他的智慧和勤劳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母亲的“经济封锁”,日子反而过得比原来滋润了,曾经梦寐以求的渔具也买到手了。父亲说,其实这个世界处处都有商机,只要你是有心人,就能抓住。



每天清晨,沧州市名人植物园里都活跃着一批武术爱好者。家住我市运河区凤凰城B区、81岁的李文凯,正在手把手为年轻人传授技艺。

李乾 摄

学会独处

周明



眼见外婆过了80岁生日,7个儿女商量着轮流养她,但外婆说,她不想吃百家饭。按照外婆的想法,7个儿女中4个在外地,3个在本地,她不管去哪,都是麻烦事。她说,儿女们的小家庭里,三代人的相处已够复杂,她再横插一脚,就是四代人了,长此以往,矛盾多多。

外婆说她眼不花、耳不聋,能洗衣做饭、下地干活,还会视频聊天,她一个人过挺好的。外婆还分派了任务,提了点要求:外地的儿女们出钱,本地的儿女们出力。平时,大家每周通过视频聊聊天、解解闷。

儿女们只能妥协。为防意外,两个舅舅给外婆屋里屋外装了几个监控器。

有一次,在看监控时,大家发现外婆正在吃开水泡饭,便纷纷跟

外婆视频通话,进行“轰炸”。外婆不好意思地捂着脸说:“我偷偷吃个开水泡饭都被你们发现了,看样子,我得改改。”

从此,一到吃饭时间,监控里的画风就丰富多彩起来——

只要打开监控,就能看见外婆拿着个麦克风,在监控里作报告:“同志们,吃饭了哦!我今天中午吃的是豆角炒肉,够新鲜吧。”“大家好,我今晚吃的韭菜炒鸡蛋,可香了。韭菜是我自己种的,鸡蛋是自家小黄鸡下的。”“孩子们好,我今天吃的大餐——海带炖猪蹄……”

还有一次,我们在监控里,竟然看到外婆耳朵两边别了小黄花,挽着仿古发髻,还穿了一件旧旗袍,对着镜头照了又照,走起了模特步。重孙辈纷纷跟外婆视频通话:“您这是要赶潮流了?哈哈!”外婆佯装生气,说:“就许你们小孩

赶潮流,不许我这‘老小孩’洋气?你们越笑,我偏要穿给你们看!”

外婆很会拉家常。当然,她聊天的内容,主要是向在外地的儿女们报告她的“流水账”。比如,住在镇上的四舅妈,上周来帮着干农活啦,还做了几个好菜给她吃。前几天,二姨一家来探望,她给了重外孙子一个50元钱的红包,留她们住了一晚。大舅家房子建好,请她去吃席,她也包了红包,表示祝贺。大舅妈想拒收,她以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”为由,强行让大舅妈收下……

外婆总结说:“人到晚年,最重要的不是儿女和伴侣的陪伴,而是要学会独处。”活得通透的外婆,将这个观念落到了实处,不会因为“绑架”了儿女的生活而心生愧疚。外婆给她的晚年生活找到了支撑点,化解了空巢老人的困境。